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一〇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味真禪兩村空遇舊

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，一一的說了。次日，到了部裡，打點停妥，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。王夫人便道：「打聽準了麼？果然這樣，老爺也願意，合家也放心。那外任何嘗是做得的？不是這樣回來，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！」賈璉道：「太太怎麼知道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，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，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。你瞧，那些跟老爺去的人：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，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，可不是在外頭瞞著老爺弄錢？你叔叔就由著他們鬧去。要弄出事來，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，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！」賈璉道：「太太說的很是。方纔我聽見參了，嚇的了不得，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。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，安安逸逸的做幾年，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。就是老太太知道了，倒也是放心的。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。」賈璉答應了，纔要出來，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，便道：「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：我們家了不得了，又鬧出事來了！」王夫人聽了，便問：「鬧出什麼事來？」那婆子又說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」王夫人哼道：「糊塗東西！有緊要事，你到底說呀！」婆子便說：「我們家二爺不在家，一個男人也沒有，這件事情出來，怎麼辦！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！」王夫人聽著不懂，便著急道：「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大奶奶死了！」王夫人聽了，啞道：「呸，那行子女人死就死了罷咧！也值的大驚小怪的！」婆子道：「不是好好兒死的，是混鬧死的！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！」說著，就要走。王夫人又生氣，又好笑，說：「這老婆子好混賬！璉哥兒，倒不如你去瞧瞧，別理那糊塗東西。」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，只聽見說「別理他」，他便賭氣跑回去了。

這裡薛姨媽正在著急，再不見來，好容易那婆子來了，便問：「姨太太打發誰來？」婆子歎說道：「人再別有急難事。什麼好親好看，看來也不中用！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，倒罵我糊塗！」薛姨媽聽了，又氣又急道：「姨太太不管，你姑奶奶怎麼說來著？」婆子道：「姨太太既不管，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，沒有去告訴。」薛姨媽啞道：「姨太太是外人，姑娘是我養的，怎麼不管！」婆子一時省悟道：「是啊！這麼著我回去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賈璉來了，給薛姨媽請了安，道了惱，回說：「我孀子知道弟婦死了，問老婆子，再說不明，著急的很，打發我來問個明白，還叫我在這裡料理。該怎麼樣，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。」薛姨媽本來氣的乾哭，聽見賈璉的話，便趕忙說：「倒叫二爺費心。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，都是這老貨說不清，幾乎誤了事。請二爺坐下，等我慢慢的告訴你。」便說：「不為別的事，為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。」

賈璉道：「想是為兄弟犯事，怨命死的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若這樣倒好了！前幾個月頭裡，他天天赤腳蓬頭的瘋鬧。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，他雖哭了一場，以後倒擦胭脂抹粉的起來。我要說他，又要吵個了不得，我總不理他。有一天，不知為什麼來要香菱去作伴兒。我說：『你放著寶蟾要香菱做什麼？況且香菱是你不愛的，何苦惹氣呢？』他必不依。我沒法兒，只得叫香菱到他屋裡去。可憐香菱不敢違我的話，帶著病就去了。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。我倒歡喜。你大妹妹知道了，說：『只怕不是好心罷。』我也不理會。頭幾天香菱病著，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喝。誰知香菱沒福，剛端到跟前，他自己燙了手，連碗都砸了。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，他倒沒生氣，自己還拿著帚掃了，拿水潑淨了地，仍舊兩個人很好。昨晚晚上，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，自己說和香菱一塊兒喝。隔了一會子，聽見他屋裡鬧起來，寶蟾急的亂嚷，以後香菱也嚷著，扶著牆出來叫人。我忙著看去，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，在地下亂滾，兩隻手在口心裡亂抓，兩隻腳亂蹬，把我就嚇死了！問他也說不出來，鬧了一會子就死了。我瞧那個光景兒是服了毒的。寶蟾就哭著來揪香菱，說他拿藥藥死奶奶了。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，再者，他病的起還起不來，怎麼能藥人呢？無奈寶蟾一口咬定。我的二爺！這叫我怎麼辦？只得硬著心腸，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，交給寶蟾，便把房門反扣了。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，等府裡的門開了，纔告訴去的。二爺，你是明白人，這件事怎麼好？」賈璉道：「夏家知道了沒有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也得撕擄明白了，纔好報啊！」賈璉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必要經官纔了的下來。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，——別人卻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們姑娘呢？若說在香菱身上，倒還裝得上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：「我們二奶奶來了。」賈璉雖是大伯子，因從小兒見的，也不迴避。寶釵進來見了母親，又見了賈璉，便往裡間屋裡和寶琴坐下。薛姨媽進來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。寶釵便說：「若把香菱捆了，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？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，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。一面就該打發人報夏家去，一面報官纔是。」薛姨媽聽見有理，便問賈璉。賈璉道：「二妹子說的很是。報官還得我去託了刑部裡的人，相驗問口供的時候，方有照應。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，倒怕難些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並不是我要捆香菱，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著急，一時尋死，又添了一條人命，纔捆了交給寶蟾，也是個主意。」賈璉道：「雖是這麼說，我們倒幫了寶蟾了。若要放都放，要捆都捆：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。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。」

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。寶釵就派了帶來的幾個女人幫著捆寶蟾。只見香菱已哭的死去活來。寶蟾反得意洋洋，以後見人要捆他，便亂嚷起來，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著，也就捆了，竟開著門，好叫人看著。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。

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，因近年蕭索，又惦記女孩兒，新近搬進京來。父親已沒，只有母親，又過繼了一個混賬兒子，把家業都花完了，不時的常到薛家。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，那裡守得住空房？況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。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，雖也有些知覺，只是尚未入港，所以金桂時常回去，也幫貼他些銀錢。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，只見薛家的人來，心裡想著：「又拿什麼東西來了。」不料說這裡的姑娘服毒死了，他就氣的亂嚷亂叫。金桂的母親聽見了，更哭喊起來，說：「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，為什麼服了毒呢？」哭著喊著的，帶了兒子，也等不得僱車，便要走來。

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，如今沒了錢，那顧什麼臉面，兒子頭裡走，他就跟了個跛老婆子出了門，在街上哭哭啼啼的僱了一輛車，一直跑到薛家。進門也不搭話，就「兒」一聲「肉」一聲的鬧起。那時賈璉到刑部去託人，家裡只有薛姨媽、寶釵、寶琴，何曾見過這個陣仗兒，都嚇的不敢則聲。要和他講理，他也不聽，只說：「我女孩兒在你家，得過什麼好處？兩口子朝打暮罵，鬧了幾時，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。你們商量著把我女婿弄在監裡，永不見面。你們娘兒們仗著好親戚受用也罷了，還嫌他礙眼，叫人藥死他，倒說是服毒——他為什麼服毒？」說著，直奔薛姨媽來。薛姨媽只得退後，說：「親家太太！且瞧瞧你女孩兒，問問寶蟾，再說歪話還不遲呢！」

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，難以出來攔護，只在裡邊著急。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，一進門來，見一個老婆子指著薛姨媽的臉哭罵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，便走上來說：「這位是親家太太麼？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，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？也不犯這麼糟蹋呀！」那金桂的母親問：「你是誰？」薛姨媽見有了人，膽子略壯了些，便說：「這就是我們親戚賈府裡的。」金桂的母親便道：「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，纔能夠叫姑爺坐在監裡！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？」說著，便拉薛姨媽說：「你到底把我女孩兒怎麼弄殺了？給我瞧瞧！」周瑞家的一面勸說：「只管瞧去，不用拉拉扯扯。」把手只一推。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，道：「你仗著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？」說著，便將椅子打去，卻沒有打著。

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，趕著來瞧，恐怕周瑞家的吃虧，齊打夥兒上去，半勸半喝。那夏家的母子，索性撒起潑來，說：「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！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，如今也都不命了！」說著，仍奔薛姨媽拼命。地下的人雖多，那裡擋得住。自古說的：「一人拼命，萬夫莫當。」

正鬧到危急之際，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，見是如此，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，便說：「你們不許鬧，有話好好兒的

說。快將家裡收拾收拾，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。」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，只見來了一位老爺，幾個在頭裡吆喝，那些人都垂手侍立。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，也不知是賈府何人。又見他兒子已被眾人揪住，又聽見說刑部來驗，他心裡原想看見女孩兒的屍首，先鬧個稀爛，再去喊冤，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，也便軟了些。

薛姨媽已嚇糊塗了，還是周瑞家的回說：「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瞧他們姑娘，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。我們為好勸他，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，在奶奶們裡頭混撒村混打，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！」賈璉道：「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理，等回來打著問他說：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兒，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。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？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！」家人們做好做歹，壓伏住了。

周瑞家的仗著人多，便說：「夏太太，你不懂事！既來了，該問個青紅皂白。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；不然，就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。怎麼不問明白，又不看屍首，就想訛人來了呢？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？現在把寶蟾捆著；因為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，所以叫香菱陪著他，也在一個屋裡住；故此，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。原等你們來眼看著刑部相驗，問出道理來纔是啊！」

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，也只得跟著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，只見滿臉黑血，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便叫哭起來。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，便哭喊說：「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，叫他在一塊兒住，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！」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，便齊聲吆喝道：「胡說！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，這湯可不是你做的？」寶蟾道：「湯是我做的，端了來，我有事走了。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麼在裡頭藥死的。」金桂的母親沒聽完，就奔香菱，眾人攔住。薛姨媽便道：「這樣子是砒霜藥的，家裡決無此物。不管香菱寶蟾，終有替他買的。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，纔賴不去。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，好等官來相驗。」

眾婆子上來抬放。寶釵道：「都是男人進來，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。」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。金桂的母親瞧見，便拾起打開看時，並沒有什麼，便擦開了。寶蟾看見道：「可不是有了憑據了！這個紙包兒我認得：頭幾天耗子鬧的慌，奶奶家去找舅爺要的，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。必是香菱看見了，拿來藥死奶奶的。若不信，你們看看首飾匣裡有沒有了。」

金桂的母親便依著寶蟾的話，取出匣子來，只有幾支銀簪子。薛姨媽便說：「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？」寶釵叫人打開箱櫃，俱是空的，便道：「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？這可要問寶蟾。」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，見薛姨媽查問寶蟾，便說：「姑娘的東西，他那裡知道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親家太太別這麼說麼。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著大奶奶的，怎麼說不知道？」

寶蟾見問得緊，又不好胡賴，只得說道：「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，我管得麼？」眾人便說：「好個親家太太！哄著拿姑娘的東西，哄完了，叫他尋死，來誑我們！好罷咧！回來相驗，就是這麼說。」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：「別放了夏家的人。」裡頭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腳，便罵寶蟾道：「小蹄子別嚼舌頭了！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？」寶蟾道：「如今東西是小，給姑娘償命是大。」寶釵道：「有了東西，就有償命的人了！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，回來好回刑部裡的話。」金桂的母親著了急道：「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，混說起來！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？要這麼說，必是寶蟾藥死了的！」寶蟾急的亂嚷，說：「別人賴我也罷了，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？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，叫他別受委屈，鬧得他們家破人亡，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，再配一個好姑爺？這個話是有的沒有？」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，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：「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，還賴什麼呢？」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，說：「我待他不錯呀！——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？回來見了官，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！」寶蟾氣的瞪著眼說：「請太太放了香菱罷，不犯著白害別人。我見官自有我的話。」

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，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，說：「你原是個爽快人，何苦白冤在裡頭？你有話，索性說了，大家明白，豈不完了事了呢？」寶蟾也怕見官受苦，便說：「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：『我這樣人，為什麼碰著這個瞎眼的娘，不配給二爺，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？要是能夠和二爺過一天，死了也是願意的！』說到那裡，便恨香菱。我起初不理會，後來看見和香菱好了，我只道是香菱怎麼哄轉了。不承望昨兒的湯不是好意！」金桂的母親接說道：「越發胡說了！若是要藥香菱，為什麼倒藥了自己呢？」

寶釵便問道：「香菱，昨日你喝湯來著沒有？」香菱道：「頭幾天我病的抬不起頭來，奶奶叫我喝湯，我不敢說不喝。剛要掙起來，那碗湯已經灑了，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，我心裡很過不去。昨兒聽見叫我喝湯，我喝不下去，沒有法兒，正要喝的時候兒，偏又頭暈起來。見寶蟾姐姐端了去。我正喜歡，剛合上眼，奶奶自己喝著湯，叫我嚐嚐，我便勉強也喝了兩口。」寶蟾不待說完便道：「是了！我老實說罷。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，說是和香菱同喝。我氣不過，心裡想著：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？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鹽，記了暗記兒，原想給香菱喝的。剛端進來，奶奶卻攔著我叫外頭叫小子們僱車，說今日回家去。我出去說了回來，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。我恐怕奶奶喝著鹹，又要罵我。正沒法的時候，奶奶往後頭走動，我乘他眼錯不見，就把香菱這碗湯換過來了。也是合該如此。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，喝著說：『你到底嚐嚐』。那香菱也不覺鹹，兩個人都喝完了。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，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，必定趁我不在，將砒霜撒上了？也不知道我換碗——這可就是『天理昭彰，自害自身』了！」於是眾人往前後一想，真正一絲不錯，便將香菱也放了，扶著他仍舊睡在床上。

不說香菱得放，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，還想辯賴。薛姨媽等你言我語，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。正然吵嚷，賈璉在外嚷說：「不用多說了，快收拾停當。刑部的老爺就到了。」此時惟有夏家母子著忙，想來總要吃虧的，不得已，反求薛姨媽道：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。這也是他自作自受。要是刑部相驗，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，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！」寶釵道：「那可使得。已經報了，怎麼能息呢？」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：「若要息事，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，我們不提長短罷了。」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。他情願到刑部具結攔驗，眾人依允。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。不提。

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，兼管稅務。一日，出都查勘開墾地畝，路過知機縣，到了急流津，正要渡過彼岸，因待人夫，暫且停輻。只見村旁有一座小廟，牆壁坍塌，露出幾株古松，倒也蒼老。雨村下輻，閒步進廟，但見廟內神像，金身脫落，殿宇歪斜，旁有斷碣，字跡模糊，也看不明白。意欲行至後殿，只見一株翠柏，下蔭著一間茅廬，廬中有一個道士，合眼打坐。

雨村走近看時，面貌甚熟，想著倒像在那裡見過的，一時再想不起來。從人便欲吆喝，雨村止住，徐步向前，叫一聲「老道」。那道士雙眼略啟，微微的笑道：「貴官何事？」雨村便道：「本府出都查勘事件，路過此地，見老道靜修自得，想來道行深通，意欲冒昧請教。」那道人說：「來自有地，去自有方。」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，便長揖請問：「老道從何處焚修，在此結廬？此廟何名？廟中共有幾人？或欲真修，豈無名山？或欲結緣，何不通衢？」那道人道：「『葫蘆』尚可安身，何必名山結舍？廟名久隱，斷碣猶存，形影相隨，何須修募？豈似那『玉在匱中求善價，釵於匣內待時飛』之輩耶？」

雨村原是個穎悟人，初聽見「葫蘆」兩字，後聞「釵玉」一對，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，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，見他容貌依然，便屏退從人，問道：「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？」那道人微微笑道：「什麼『真』？什麼『假』？要知道『真』即是『假』，『假』即是『真』。」

雨村聽見說出「賈」字來，益發無疑；便從新施禮，道：「學生自蒙慨贈到都，託庇獲雋公車，受任貴鄉，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，飄舉仙境。學生雖溯河思切，自念風塵俗吏，未由再睹仙顏，今何幸於此處相遇！求老仙翁指示愚蒙。倘荷不棄，京寓甚近，學生當得供奉，得以朝夕聆教。」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，道：「我於蒲團之外，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。適纔尊官所言，貧道一概不解。」說畢，依舊坐下。雨村復又心疑：「想去若非士隱，何貌言相似若此？離別來□九載，面色如舊，必是修煉有成，未肯將前身說破。但我既遇恩公，又不可當面錯過。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，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。」想罷，又道：「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，弟子於心何忍？」

正要下禮，只見從人進來稟說：「天色將晚，快請渡河。」雨村正無主意，那道人道：「請尊官速登彼岸，見面有期，遲則風

浪頓起。果蒙不棄，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。」說畢，仍合眼打坐。兩村無奈，只得辭了道人出廟。正要過渡，只見一人飛奔而來。

未知何人，下回分解。